

美国共产党反华言論

(内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美国共产党反华言論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5年·北京

· 内部读物 ·

美国共产党反华言论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五) 0.65元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 印张 4 $\frac{5}{8}$ · 字数 103,000

1965年11月第一版 1965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757

出版者說明

自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7月14日給各級党組織和全体黨員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有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領導屈从苏共領導的指揮棒，进行了猖狂的反华宣传运动。据不完全的統計，到1964年7月，已经知道有六十个党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反华材料，其中包括这些党的中央的決議、声明和公报，主要領導人的报告、讲话和文章以及党报党刊的社論等等。这些言論，象苏共領導和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論一样，信口开河，造謠誣蔑，內容荒謬絕倫，言詞粗野恶毒，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使我們的黨員，我們的人民，了解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了解这些党的領導怎样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們現在象出版《苏联报刊反华言論》一样，将这些党的主要反华言論輯为专集，陸續分册出版，以供讀者閱讀利用。

本书包括美国共产党自1963年7月15日至1964年11月的材料，共計十五篇。书中的小标题、异体字和着重記号等等，都是原文发表时就有的。

目 录

丹尼尔·梅森： 中国立場的实质是反对任何禁試·····	1
«政治月刊»社論： 莫斯科禁試条約(节譯)·····	6
«政治月刊»社論： 論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立場·····	13
亨利·溫斯頓： 永不熄灭的灯塔(节譯)·····	39
伊丽莎白·葛莱·弗林： 1960年两次會議的回忆·····	41
理查德·洛林： 論历史上的左傾主义·····	66
詹姆斯·杰克逊： 和平是首要的(节譯)·····	72
«政治月刊»社論： 肯尼迪被暗杀，人民为什么哀悼?(节譯)·····	77
葛斯·霍尔： 談中国最近的声明·····	80
美国共产党声明： 共产党人的目标必須是全世界工人的团結····· ——馬克思主义的团結有利于和平和社会主义	82
詹姆斯·杰克逊： 对七百名大学师生講話中有关中国党部分·····	84

葛斯·霍尔:	
两个支流——一条河水.....	85
葛斯·霍尔:	
未来的意识形态.....	88
葛斯·霍尔:	
意识形态冲突的目前状况	107
海曼·路默: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124

中国立場的实质是反对任何禁試

丹尼尔·梅森

过去几个星期以及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談判期間和談判前后那些天发生的事态，揭露了中国政府领导人攻击苏共和世界上絕大多数共产党的真正用意。

为了支持意识形态上的站不住脚的立場而从列宁的言論中搜集合适的、然而孤立的引語的做法被放弃了，断章取义地摘引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的言論的做法停止了，曾被用作誹謗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的借口的替罪羊“铁托集团”被丢在脑后了。

下面这个冷酷的事实已经暴露了：中国政府领导人不想要禁止核試驗条約或者其他任何有可能緩和國際紧张局势的行动；他們随时会破坏全世界的和平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結，以阻挡任何走向和平共处的步骤。

中国的立場

他們的立場的核心赤裸裸地表现在北京《人民日报》一星期前的星期六的一篇社論中。

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发言人在那篇社論中猛烈攻击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是一个“大騙局，旨在束縛中国手脚”。

这个条約的目的是制止核武器試驗，而且人們希望世界各国都将在它上面签字，这样一个条約怎么可能束縛中国的手脚，使它不能謀求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正当的目的呢？

中国政府领导人在这种看起来令人费解的反对态度中发现自己同法国的独裁者戴高乐将军和以阿登纳为首的新纳粹和垄断资本家的西德政权連結在一起。

戴高乐不愿签署禁试条约，因为他不想停止他自己的核武器力量的发展，这样他就能靠威胁赢得世界地位。西德政权之所以感到忧虑，是因为这个条约将使它难以得到它想用来进行复仇战争和征服世界的核武器。

害怕缓和

中国政府领导人显然感到苦恼，因为他们认为部分禁试条约对于加速核武器竞赛和他们自己的原子武器试验是一个障碍。上述北京报纸的社论表明了这一点。它说：

“这个条约的中心目的，就是要通过部分禁止核试验，使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不能增强自己的防御力量，以便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地对这些国家进行威胁和讹诈”。

但是情况竟是，中国政府领导人代表着唯一没有把这个部分禁试条约当作走向全面彻底裁军和和平共处的重大的第一步而加以欢迎的“爱好和平”的国家。

他们认为这个条约“旨在束缚中国的手脚”的论点，同美国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之流的极右分子、参议员约翰·史坦尼斯之流的白人优越论者以及高级军官们所抱的看法十分接近。这些和平的敌人声称，禁试条约将束缚美国的手脚，五角大楼将无法进行必需的核试验或发展新的原子武器，无论如何不能给予信任的俄国人将因而变得更强大。

想要一个武庫

中国政府领导人显然希望能随意地准备一个进行核战争的武庫。正如上周末苏联共产党在《真理报》的一篇社論中所說的那樣，中国政府领导人认为他們可以“在正义战争这个崇高的革命口号掩盖下进行任何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賭博”。

但是，正如《真理报》社論所警告的那樣：

“中国的‘理論家’并不认为这种政策可能导致世界范围的核灾难这一点有任何巨大的害处。他們宣称，对于那些幸存者來說，‘前景是美好的’。”

无疑，正是由于核武器有扩散到中国和其他十个或更多的将来可能建立原子武庫的国家的危險，中国邻邦緬甸的外交部才主张，不但实际生产核武器的国家应该在禁試条約上签字，将来有可能生产核武器的国家也应该签字。亚洲的領袖、联合国秘书长吳丹也在莫斯科的条約签字仪式上把禁止核武器扩散定为下一个目标。

孤 立

中国政府领导人現在发现自己在禁試条約問題上陷于孤立。这使他們如此惱火，以致他們把一切关于国际忠誠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門面話都拋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們甚至沒有任何进行理論論证的資格就开始了一次侮辱和誹謗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以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的运动。

他們正在号召和阴谋推翻苏联政府并撤換不同意他們的危

险路线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

上星期的北京《人民日报》赤裸裸地表明了这一点；它在社論中譴責苏联“自願听任美帝国主义夺得軍事优势”。接着又說：

“因此，苏联人民的利益被出卖了，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的利益被出卖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被出卖了。”

“无可爭辯的事实表明，苏联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是：联合战争力量，反对和平力量；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国反动派，反对世界各国人民。”

但是中国政府领导人一面假冒为善地誹謗和平共处的拥护者，一面却继续肆无忌惮地破坏一切希望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的組織。今年早些时候，他們曾企图削弱莫斯科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爭取和平的运动的力量。

这种做法，上星期初在广島甚至表现得更加明显。在那里，中国代表們破坏了日本反对原子弹和氢弹委员会組織第九届世界反对核武器大会的工作。这次大会原定在上星期二（8月6日）开幕，这一天距离二十万男女老幼在美国轰炸机投下的第一枚原子弹之下丧命的那一天正好十八年。

中国人通过他們在日本委员会內的外围人員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以致該組織終于不得不把这次反对核武器會議的发起者地位放弃并让給广島的分会。

誹 謗

数千名和平进軍者同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在广島汇集。他們在就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达成的協議的鼓舞下充滿

了希望，但是他們不得不在上星期日听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赵安博**駁**駁**駁**駁**駁**條約是“一个使反对核战争运动陷于瘫痪的阴谋”。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领导人也在千方百计地破坏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团结和效能。

在这方面，他們得到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主义的叛徒的支持。

事实已经证明，他們用来粉飾他們的目标的那些左傾辭句，主要是对那些孤立的和思想混乱的知识分子具有吸引力，这些知识分子由于他們自己的失敗而寻求迅速而不負責任的解决办法。

布魯斯·伦頓在8月2日的伦敦《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的关于中国人的破坏活动的报道，表明了中国的立場究竟有多大的号召力。伦頓写道：

“托洛茨基分子虽然在工人和农民中似乎沒有得到多大支持，但是在羅馬的意中友协区——他們在那里被称为巴里奥利共产党人——和艺术家中心馬古塔街却有很大的势力。中苏爭論在国际上可能是一場引人注目的爭論，但是在羅馬則以威尼托街上的一次古巴式鸡尾酒会而告終。”

（譯自1963年8月11日美国《工人报》）

莫斯科禁試條約(节譯)

《政治月刊》社論

莫斯科條約的意義甚至超出了這個重要問題的范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非洲和亚洲新独立的主权国家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代表，曾经在联合国會場的內外不止一次地堅持說，社会制度相对立的国家之間能够达成可以为双方接受的協議。如果在謀求解决方案时具有决心同时又能滿足双方的切身利益，这些方案是可以通過和平方式實現的。莫斯科條約的簽訂表明，难以解决的国际問題可以通过不損害任何国家的民族利益的談判达成協議。因而它有助于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并为解决其他隐藏着威胁世界和平的危險的嚴重問題創造比較有利的气氛。

莫斯科條約的确可以成为改善东西方关系的起点——是在爭取防止热核灾难的斗争中前进的重要的一步。

的确，正如三个签字国的主要政治家們所承认的，莫斯科條約並沒有結束核战争的不祥的威胁。莫斯科條約並沒有結束軍备竞赛，並沒有結束核武器的进一步的儲存，这些儲存已经足够消灭整个文明好几次而有余。莫斯科條約並沒有免除不断增加的軍事預算的負担，也沒有結束由于希特勒所謂的苏联是“世界和平的威胁”的謠言而保持着的冷战。

但是莫斯科條約是冷战体系中的第一个缺口——是一个值得欢迎的預兆，預示着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能够取得进展。

無論人們对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上所作的要求批准莫斯科條約的証詞还能說些什么，他的那个“正因

为战争能吞没世界，战争已把自己吞没掉了”的说法，却正是对这个核时代的战争性质已经起了质的变化这一事实的早应提出的承认。为了自己活下去，就必须让别人也活下去——在两个不同的、敌对的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里，摆脱核战争的唯一出路就是和平共处。

在持续了十八年的冷战体系中的这个缺口，并不是自己出现的。它是那些把和平事业置于所有其他事业之上的、广大的和日益增多的群众，日复一日地坚持进行禁止核试验和核武器、结束冷战、争取普遍彻底裁军的斗争的结果。莫斯科条约之所以是——正如我国共产党主要发言人葛斯·霍尔所着重指出的——“全体人类和争取世界和平的崇高而神圣的事业的巨大胜利”，道理就在这里。它是一个可以转化为更多的胜利的胜利，是一个促进和平事业的新的斗争的基础。

戴高乐有保留

人们预料，在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和北美洲，将有一百多个国家批准这个条约。但也将有某些国家不予批准。

在帝国主义阵营里，最顽固的反对意见来自法国戴高乐独裁政权，西德新纳粹复仇主义集团只是在勉强的、带有很多条件的情况下才表示接受的。

戴高乐毫不拐弯抹角地表明他坚决反对莫斯科条约。在他所发动的那个力图重振法国久已失去的“声威”的运动中，他决心发展法国的独立核武库。戴高乐无视法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意志，已经宣布要在太平洋进行大气层试验，并在1970年（如果需要的话）获得核独立。甚至肯尼迪所提出的向法国提供核知识的合作建议也遭到了直截了当的拒绝。

戴高乐宣称，“法国将坚定不移地以其他大国所拥有的那种破坏力不可估计的手段装备自己。”（《纽约时报》，1963年7月30日。）

西德阿登纳政府一直在玩弄若即若离的手法。它对它支持条约这一点开出了高价：“严格保证”条约不会导致在世界范围内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也不会导致缔结一项维持欧洲国家地理边界现状的互不侵犯条约。它坚持，只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才是有权代表东德和西德人民说话的唯一代表。实际上，波恩统治集团是反对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只有在保持冷战的情况下，它才能指望作为美国帝国主义在反对“苏联威胁”中的最富侵略性和最可靠的军事盟国而染指核武器。

英美两国欣然姑息西德的事实，表现在两国政府过于匆忙地通知苏联说，他们不能接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签字，因为他们不承认这个共产党政权。这种作法是违反这样一条公认的国际法的：在一个条约上签字并不意味着承认任何地区或国家的主权。

中国反对

令人不安和震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采取的立场——这个立场显然是同戴高乐政府的立场、西德新纳粹军国主义匪帮的立场，以及我国的伯奇和戈德华特之流的立场一致的。中国政府走得如此之远，竟然说禁试协议是一个“大骗局”，是“出卖”世界人民和各国的利益，是“背叛”社会主义。它以荒谬的论据反对条约说，条约将加剧战争的危险。它争辩说，条约加强了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限制了目前并不拥有核武器的社会主义国家”。它诽谤苏联向美帝国主义“投降”。

当然，一个决心要在那个由于内部矛盾而四分五裂的帝国主义阵营内加强自己的竞争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坚持认为只有发展自己的独立核武庫，从“实力地位”出发，才能保持自己在世界上的地盘，这是一回事；而一个致力于各国平等与和平共处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也坚持同样的立场，并且无视任意地扩散核武器对世界和平的危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是很明显，中国政府领导人也的确意识到，对禁試条約抱完全敌視的态度是不得人心的。因为在他們猛烈地指責这个条約是走向战争的一步的同时，他們又走上前来，发出呼吁，要求世界各国政府召开世界会议以考虑“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銷毀核武器”。中国政府建議拆除軍事基地和从国外撤回一切核武器和运載工具，建立太平洋、中欧、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无核区，禁止輸出和輸入核武器和技术資料，停止包括地下試驗在内的一切試驗。

没有一个馬克思主义政党会对实现这些目标的紧迫性发生疑問。然而，这些建議既不是新的，也不是第一次被提出的。人們都知道，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人們就一年又一年地提出这些建議以及其他无数的建議，并为它們的实现而斗争。远在1946年，在广島和长崎扔下原子弹以后不过几个月（那时，几十万生灵遭到的可怕屠杀和摧殘事实上还没有打动人類的良知），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并銷毀現有的原子武器儲存。当时，美国帝国主义不容爭辯地壟断着原子武器。人們也尚未充分认识到由于这种大規模杀人武器的“科学的”发现而造成的战争性质的质变。因此，苏联的号召沒有引起注意。

在苏联打破美国对核武器的壟断并且很快地建立起科学上和技术上的軍事优势以后，又是苏联为一切国家停止使用核武

器、停止制造核武器和銷毀核武器儲存而进行无情的斗争。苏联深信它表达了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切身利益，它通过赫鲁晓夫总理出席联合国，提出了一个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广泛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一切爱好和平人们的支持。

走向和平的步骤

当然，每一个人，首先是共产党人，都愿意一劳永逸地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裁军成了各个大陆和平运动的要求的中心。显然，人们越来越懂得，只有没有武器的世界才是没有战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国家都能体面地、平等地、安全地和和平地生活。但是，正如生活所表明的，如果裁军和裁军所要求的禁止核武器不能一下子就实现，那么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难道就应当站在一旁而听任事情自然发展吗？在帝国主义接受整个一揽子建议以前，难道就应当坚持不同帝国主义匪徒来往吗？这种立场能推进和平事业吗？

当然不！在这个现实世界上，而不是在一个我们希望出现世界上，采取这种态度将是自杀——是对全人类的利益的背叛。在各帝国主义政府继续抗拒人民的意志的情况下，和平必须一步一步地争取，是的，必要时必须一寸一寸地争取。

这意味着为争取部分的解决而斗争，为争取一次解决这一个或那一个问题而斗争。特别是这意味着，人民依靠他们在数量上的优势，必须坚持不懈地迫使最好战的帝国主义政府接受他们的意志，迫使它们一次又一次地退却。

中国政府的立场实际上是自相矛盾和自取失败的立场。一方面，它争论说，禁试条约是“骗局”，因为它并没有宣布核武器非法。另一方面，它争论说条约加强三个核国家的垄断，并且要

求消除所有的限制，以便其他国家发展核知识。如果一个人是主张取消核武器的，他怎么能同时又要求让其他国家得到核儲存呢？中国人是不是在主张世界范围的核武器竞赛呢？这种竞赛会促使世界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社会主义、殖民地独立和世界和平嗎？这种建議果真能促进为裁軍而进行的斗争嗎？

当在走向和平的痛苦道路上所采取的每一个局部的步骤都受到誹謗和責难的时候，世界和平的事业是没有保障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每一个使裁軍成为世界工会运动、青年和妇女联盟、世界和平组织的中心問題的建議，他們警告說，裁軍运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幻想”。中国共产党人給每一个关于結束核試驗的要求扣上向核詭詐“投降”、在人民中間散布恐惧和听天由命的情緒、按美帝国主义的吩咐办事的帽子，尽管这项要求已列入万隆會議和八十一个党的声明中。

中国共产党人不幸走錯了路。他們把世界和平的斗争說成是和平主义运动。他們沒有研究各个資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具体条件，也沒有研究那里人們的觉悟程度，只根据和平运动沒有直接同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好战的性质作斗争这个理由就縮小目前和平运动的范围。当世界和平在加勒比海系于千鈞一发之际，他們就誹謗危机的解决，說这是“慕尼黑”、是“牺牲古巴主权来同美帝国主义妥协”。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又胆敢指責苏联“为了推行‘和平共处总路线’，为了同美帝国主义勾結起来支配世界人民的命运，同美帝国主义做交易”。（第三十二期《北京周报》）中国政府1963年7月31日的声明完全无视目前的现实，轻率地宣称：

“无可爭辯的事实表明，苏联政府执行的政策是：联合战争力量，反对和平力量；联合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国反动派，反对世界各国人民。”